

心心相印

◎鞠志杰

在社区组织的居民联欢会上,主持人推出了一个测试夫妻默契度的游戏——“心心相印”。

参加游戏的夫妻在台上各站一边,按主持人所出的题目,在书写板上写出答案。如果夫妻写得一致,证明他们的默契度很高;不一致,则被淘汰。最终在答题中获胜的那对夫妇为获胜者,奖一部手机。

然而,游戏是残酷的,一开始场上还有欢快的笑声,但不一会儿气氛就变得紧张而压抑起来。一对夫妻被淘汰时还在争吵:“我明明最爱吃茄子,你怎么写青椒呢?”“我明明最喜欢红色,你怎么写蓝色呢?”“不过是个游戏嘛?何必这么认真?”

但冷静下来后,被淘汰的夫妻都表示他们有所感悟:原来,我们并不十分了解对方,平时也不够关注对方。感谢这个游戏,让我们在以后的生活里,要多互相关心。

游戏接近尾声,台上只剩下波波夫妇了,他们二人答题又快又准,一路过关斩将,向最后的胜利冲刺。人们都把目光聚焦在他俩身上,目光的内容很复杂。主持人鼓励他们:“恭喜你们,再答对三个题目,手机就是你们的了。让大家看一看你们夫妻俩到底有多默契,行不行?”波波夫妇的脸上始终带着自信的微笑,并且异口同声地说:“来吧!”

主持人出第一题:“请写出丈夫的昵称。”

夫妻俩不假思索,马上写完。两人的书写板上是同一个词“皮子”。大家伙都笑了。

主持人说:“请妻子解释一下为何管丈夫叫‘皮子’?”波波的妻子大方地说:“他的名字里面有‘波’字,我俩谈恋爱的时候我管他叫‘三皮’。等结了婚,就演变成‘皮子’了,一直叫到现在。”大家鼓掌。

主持人出第二题:“请写出妻子的昵称。”

夫妻俩很快写完,答案仍然一样:“妮皮。”人们又笑了。主持人让波波解释一下。他笑着说:“本来吧,我俩谈恋爱时,我都是管她叫‘小妮子’的。可后来她非管我叫‘皮子’,那我能饶她吗?于是就叫她‘妮皮’!”大家又乐了。

主持人出第三题:“请写出孩子的昵称。”

夫妻俩又很快写完,大家看到两块书写板上都写着“妮崽”一词,不禁都愣住了。波波说:“她是‘妮皮’生的孩子,当然就叫‘妮崽’了。”大家伙听了哈哈大笑起来。

笑过之后,礼堂里突然一片寂静,许多人都为这平淡而伟大的幸福感动。波波的女儿早已跑上台去和父母亲站在一起,三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。

主持人把话筒递给波波,让他讲两句。波波说:“其实幸福很简单,只要真诚地去爱。我全心全意地爱我的妻子和女儿,她们也全心全意地爱我,我们全心全意地互敬互爱。结果,幸福就这样把我们包围了。”

台下掌声雷动。



燕子声声里

◎熊荟蓉

每年清明时节回家祭拜父母后,我总是飞快地逃离。我不敢看那烟树深处的白墙碧瓦,那曾经盈满欢笑的老屋,如今是一座空巢。

然而去年回老家的时候,我无意间一瞥,目光竟然被一个碗状的东西拽住了,人不由自主地向它走去。

老屋廊檐下,果真挂着一个燕子窝!窗前一根生锈的晾衣绳上,歇着一对灰黑的燕子。它们相互梳理着羽毛,亲密地呢喃着。那声音甜糯、轻柔,像一把细毛刷,拂拭出我内心积压已久的前尘往事。

那年春天的一个清晨,我被一阵“唧唧”声吵醒,我蹬了一脚还在酣睡的母亲:“妈,啥鸟在叫?”母亲竖起耳朵,随即翻身下床,打开大门,接着传来惊喜的呼唤:“燕子!燕子呢!燕子来咱家做窝了!”

我一个鲤鱼打挺,欢蹦起来。哇,真有两只灰黑的燕子,在门前的木槿篱笆上啁啾,而廊檐下的墙壁上已经粘了许多泥巴和树枝。父亲也很高兴:“太好了!咱家也有燕子了!”

在我们家乡有个说法:燕子在谁家筑巢,就会给谁家带来福气和财运。红霞家年年都有燕子,她哥就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。我摸着母亲隆起的肚子说:“妈,要是生个妹妹,就叫燕子吧!”母亲白了我一眼:“呸呸,快改口说是弟弟,弟弟!”

我知道父母天天都在盼着生个弟弟,我不喜欢弟弟。村子里的几个小弟弟,全都是鼻涕虫!我绝不改口,目光追随着那两只翩飞的燕子。只见它们扑棱着翅膀,尖嘴上衔着细泥和杂草,又飞到咱家廊檐下了。

此后,它们每天飞来飞去,不久,一个燕子窝就做成了。春末,两只乳燕破壳而出,整天唧唧啾啾。如果老燕衔虫归来,它俩就探出脑袋,伸出小嘴争食。

那天午后,我坐在门槛上,沉醉在燕子的软语里,赤脚医生义安姨在屋里喊:“蓉儿,你妈给你生了个小弟弟!”我跑进去一看,父亲正乐呵呵地包裹着那个红皮肤、皱巴巴的小东西。我撅起嘴巴:“怎么不是妹妹?”义安姨说:“傻丫头,是弟弟,你才是娇娇宝贝!”

弟弟越长越白胖,一逗就咯咯

地笑,我越来越喜欢他了。母亲抱着弟弟,跟人说话也高声大气起来。父亲更像是捡了金元宝,整天眉开眼笑。那时候,四只燕子在上面叽叽喳喳,四个人在下面嘻嘻哈哈,我们家呈现出从没有过的欢乐与生机。

后来,我外出求学,寒窗苦读。我并不知道每年春归,燕子是否还来我们家筑巢。直到父亲在惊蛰的雷声中猝然离世,我问母亲:“妈,咱家的燕子呢?”母亲木然地望着空空的廊檐:“年年都来,就今年没有。”

十年后的初夏,正是雏燕啁啾的季节,母亲也走了。我下意识地望了一眼屋檐,只有一个破旧的老巢。看来燕子是通人性的,它比我更早知道家里的变故。

此后,弟弟在镇上安了家,我也再没敢回过这个空巢。

我万万没想到,在人去屋空多年后,还有燕子在替我守家。在年近半百后归来,还有燕子如亲人般地把我不迎接。站在锈蚀的铁锁面前,假装它们还是当年那些燕子,乌亮的羽毛也没被时光改变。听着它们的乡音,我的泪一颗一颗掉下来。

燕子声声里,相思又一年。

我不想变油腻

◎赵自力

的。不到几年时间,朋友胖了很多,都说他发福了。这之后,他更是不喜欢运动,放假了宅在家里用游戏打发时间。我几次在路上碰见他骑着电动车送孩子,穿着臃肿,胡子拉碴的,边骑着车嘴里还在边嚼着什么。我们有几次聚会都曾邀请他参加,但他一次也没有赴约,说是有事。有次为职称的事,专门去告诉他要精心准备,朋友却表示无所谓。他说:“现在就已经很好了,不想再去追求新的东西,怕麻烦。”我知道,步入中年后的朋友已经没有了多少前进的动力,他被岁月磨得没有了棱角。也许,这也算是中年大叔油腻的一种吧。

在朋友圈偶然看到这么一段话:“都这个年纪了,该好好享受余生,还那么折腾干啥?”我当时有些不解,发朋友圈的这位也就三十

出头,为什么就说要享受余生了呢?在三十岁的时候就想开始过六十岁的生活,好像有点油腻,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。

我非常担心不知不觉中自己也变得油腻。享受生活没错,但不能把享受当作得过且过的借口。我一直在努力,避免自己油腻。每天早晨五千米慢跑是我的规定动作,至今已经坚持了六年,我充分享受到了运动带来的快乐。每天我都要把自己收拾干净才出去,决不让自己变得邋遢。即使岁月油腻了我的身体,却不曾油腻过我的灵魂。我经常做些有趣和有意义的事,如到医院做义工、到福利院做护理、到特教学校和孩子们做游戏等。我还坚持读书和写作,它们是更深广的生活的一种打开方式。

人到中年不油腻,我要对得起来世间走一遭的自己。